

七道

30

彩

上

虹

萧逸作品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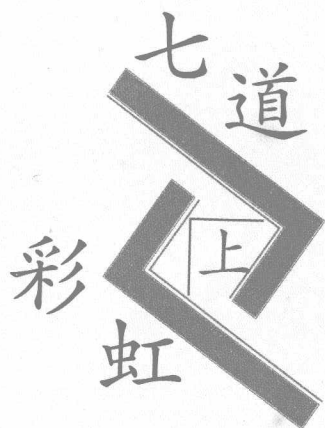


1329410

I712.45

01222

30



萧逸作品集

重庆师大图书馆

◎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

00151000

第一章 语不惊人死不休

酒是好酒——四川陈年“玉粮液”。

菜是好菜——马家“龙须大乌参”。

酒是一瓮，菜只一味，也就足够了……

“好醇的酒！”那人仰天哈出一口酒气，醉态迷离地强睁着一双红眼，却把盘子里最后的一条海参叉起来放进嘴里，大嚼一阵，咽下肚里。

“行了……”他说：“再喝我可要躺下了！”

四下里拱拱手，算是答谢了这番盛情。

那么多双眼睛盯着他，一张张黑里透红的脸……

人们的“渴望”只瞧瞧那种“呆滞”了的表情，就能知道，很明显地表示出“意犹未尽”，只是说者意兴阑珊，已有离开的意思，这就不免扫兴了。

“事如春梦了无痕，人生一世如白驹过隙，对于大侠谈伦来说，虽然他过世早了些，才二十来岁，但也就很不错的。”

饮下了半碗残酒，叹息着拿起了他的红木拐子，似站未起，脚下叮当作响，怪不利落。

“嘿嘿，他年轻，漂亮，本事大，一口青鳞剑，当得上打遍天下无敌手，各位放眼当今天下武林，就拿近一百年来说吧，只

怕再也找不出这等少年英雄了，更何况……”

他总算站起来了，是个残废。断了一条腿，装着义肢。此人六十开外，两鬓飞星，到还不显老。

“……他文采风流，以书香世家，弃文从武，文经武略，样样精通。在关中，剑斩七恶，走岳阳，技伏群丑，哼哼，陕西的‘黑马驹’、西川的‘老刀螂’、雪岭的‘黑白双煞’，这些个主子，哪一个是好惹的？可都在他手里吃过苦头，姓谈的只要活着一天，这些魔王可都连大气也不敢喘上一口。咳！现在活该他们走运，又都一个个神气活现了……不说了，越说越有气，走啦！”

故事像是说完了，有人却硬赖着，不叫他走！

“喂！等等……老头！谈伦谈大侠，他真的死了？”

“噢——那还错的了？”

“是什么病？”

“这……”断腿老者半拧过身子来，思索着：“听说是一种毒……在苗疆中的一种‘瘴毒’……”

“这就难怪了！”

本地人一向是谈“瘴”色变，谁要是中了瘴毒，八成儿准活不了。姓谈的既是中了“瘴”，保不住一命归西。

有人为他忿忿不平地捶着桌子——

“这就叫好人没好报，妈的，好人不长寿，祸害一千年！最可叹的是那‘玉燕子’冷幽兰她！竟然也变了心，居然会嫁了人！什么人她嫁不了，她偏偏嫁给那个姓段的？”

说话的汉子瞪圆了眼，扯着一条破锣嗓子：“老头，你倒是说说看，妈的，姓冷的这个娘儿们，她还有点人心没有？”

“这……”断腿老者凄凉地笑着：“你问我，我又问谁？唉……人心嘛……女人终归是女人……你还能叫她终身不嫁？”

“可是姓谈的活着时候，对她不薄！”

“谁叫他现在死了呢！”断腿人冷笑着：“罢！这档子事千古亦然，说也说不清，唉……走啦，走啦！”

这一次他真的走了。

杖声“笃笃”，带着他伟岸的身子迈出了饭店的门槛儿，身形半截铁塔也似地落在地上，吸住了那么多双目送的眼神——秋风里正有几片黄叶在打着转儿……

提起此老，却也赫赫有名——“飞天豹子”左大同——一个曾是无恶不为，横行黔贵垂二十年之久的黑道人物……然而，曾几何时他却没落了，销声匿迹，落拓至此。

这些是已为外人所知的……

人们不知道的事情还多啦！

说来令人难以置信——拿走左大同那一条腿的“仇家”不是别人，正是他嘴里说的那个姓“谈”的——“青鳞剑客”谈伦。

一个能让敌人赞赏钦佩，衷心折服的人，毕竟不同凡响。准乎此，剑侠谈伦之饮誉江湖，可就绝非偶然了！

谈伦真的死了？

答案是否定的！

说来可笑，天下事也就是那么凑巧，正当飞天豹子左大同像是“说书”也似的在谈论着谈伦这个人的时候，谈伦此人却戏剧性地正好就现身在眼前附近。

甚至于在同一家字号——马家老栈。

所不同的是，左大同在前店喝酒，谈伦在后店住栈，当中隔着一堵粉墙，却开了一扇沟通前后的六角洞门。

酒馆叫“马回回馆”，客栈是“马家老栈”，根本就是一家

买卖——在此“腾越”地面上，称得上是最叫“字号”的一块招牌。

透过了那一株青黄不一的老树枝桠，秋天的太阳懒洋洋地洒落下来，这里，那里……凡是挨着了一点边儿，都浸染上那种明晃晃的“金”色……

他正倚身在廊子里晒着太阳。

耳边上响着那种单调的蝉鸣声音，秋日黄昏里，传送着那种淡淡的野柚子花香。秋风无力，骄阳正暖，此时此刻，若能抛却人世烦恼，偷暇打上一个盹儿，该是一种享受了。

人还活着，可是活得并不舒坦！

姓左的倒也并非全是胡说，最起码他身中“瘴”毒这一节，却是真的！

自从两年前打苗疆里出来，身子骨一直就不对劲儿，自己知道是中了瘴毒，照江湖上的传说，便似只有等死之一途，偏偏他却奇迹似地躲过了病发的第一年，熬过了更厉害的第二年，眼前这就进入到“不可思议”的第三个年头……

秋风起，他的病势益见不起，仗着有一身硬朗骨头和精湛内功，强自支持，犹能“不倒”，可是心里却有数得很。

“就快不行了……”

不止一次的，他这样告诉自己。

当生命向下沉沦时，人的感触常常是麻木的，耳边上早已习惯了江湖上对于自己死亡的种种传说。就是在这个可怕的阴影之下，一些原该持续不移的东西却都变了质……

就连最坚固的“爱情”，也迫不及待地改变了方向，其它的一切就更不足道了。

欠坐起身子来，迎着袭面的怅怅秋风，他发出了深沉的咳

声……一咳一吸，其间的距离，像是有一个世纪那么遥远……

咳势初起时，小腹里照例地引起一阵疼痛——他遂即知道自己又在咳血了。

阳光依然灿烂，闪烁如金。他的心却只是向下沉沦……如果不是这阵子要命的咳嗽，他真当自己已经死了，“活”与“死”之间的距离，其实只不过是差上这么一口气而已。“生命”这种东西，如果没有一种“向上”的意志去鼓舞，真不知怎么支持下去？再要是丧失了“爱情”，那该是如何的枯燥与乏味！

对他来说，却像两样都不存在了。

他却还没有死，也不想死，在似乎已被认定“必死”的阴影笼罩之下，犹自能奇迹般撑持下去，直到那一天真正“绝望”的日子到来。

最起码，他还有一个希望，那也许只是一线希望，但却是他目前所能看见的仅有希望。

就是这仅有的“一线”希望，支持着他还没有真的“倒”下去。

他像是睡着了。

小手指上的那一枚碧绿如洗的长方形翡翠戒指，在残阳照射之下，射出一串星光。

如果你仔细地端详一下，数一数那串星光，配合着戒指本身的长度，整齐地排列下去，一共是七颗银星——这便是传说中极为罕见名贵的“七星翡翠”了。

据说这种“七星翡翠”的唯一产地，只有云贵交界的苗疆洪荒峭壁，数量极微，百十年不过流出那么一件两件，虽不足方寸大小，只要能现出全数“七颗银星”者，无不价值连城，帝王公卿视同拱璧，每悬万金而不可得。

谈伦何以会拥有这类稀世珍宝？他之深入苗疆，乃至罗染重疾，是否与这块“七星翡翠”有关？却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。

无论如何，他深爱“玉燕子”冷幽兰的一片真心，却是不容否认。

在他活着由苗疆出来的时候，虽在重病瘴毒侵袭之下，仍是找到了专制翠玉的雕镶名匠“洗星子”，把拳头大小的一整块翡翠交给了他，经过洗星子一番鉴定，断为罕世奇珍“七星翡翠”无疑。

一番切磨弃舍，只留下核心的小小一块，再经过细心地打磨镶配，便成了眼前戴在他手指上，光可夺目的这只长桥形戒指了！

——他曾憧憬着，把这枚“七星翡翠”戴在冷幽兰宛若春葱，修长均匀手指上的那一霎——那一霎，必将博得美人一粲，也将是定情终身的一笑——该是何等“弥足珍贵”的一笑？

世事多变一如白云苍狗，铁定不移的“铸情”竟然也会瓦解于一夕之间。

美梦成空，佳人变情的痛心往事，细节之微妙，已不忍卒思，对于谈伦“死亡”的认定，似乎在他未出苗疆之前，就已经被有计划地传扬开了。于是，接下来的“美梦成空”、“佳人变情”椎心沥胆的般般痛苦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玉燕子冷幽兰的变情，在她猝然绝望于爱人的丧生，容或可以理解。

不能让人同意的是，何以她委身下嫁给有“银刀”之称的段小侯爷？

长久以来，被江湖上渲染为“势不两立”的冤家对头，也即当世最称劲敌的两个人——青鳞剑客谈伦，银刀段一鹏，这一双并世的杰出高手，是否基于“双雄难以并立”的微妙心理

而无能共治？抑或是别有因素？那就不得而知了。

传闻银刀段小侯爷的刀法，虽说世罕其匹，终不能盖过青鳞剑客谈伦的诡异剑招，一定要分出胜负，只怕前者还要差上一筹。

只是要论及家世的煊赫富贵，前者由于是世袭的侯爷，一向看薄功名富贵的谈伦，在这方面就难以望其项背了。

——玉燕子冷幽兰的爱情与投怀下嫁，是否与此有关？可也就费人思忖。

女人！天下的女人，又有哪个能免于富贵荣华的诱惑？冷幽兰即使被誉为当今不可一世的侠女子，终究她仍然还是一个“女人”……更何况段小侯爷英俊仪表，翩翩风采，较之谈伦更不少让呢！

谈伦真的心灰意冷了，想到灰心处，恨不能自己真的死了算了。偏偏他犹自还在活着，这活着的滋味，即使不待重病的折磨，也是让人难以消受。

即使闭着眼睛，他也能感觉出有人来了。

——一条人影，极其轻灵地现身于身后瓦脊，随即伏下来，一弓一缩，样似狸猫。

第二条人影，第三条人影，紧接着闪身而出，一脚踏入六角门里，即行快速地向两边挪开。

谈伦嘴角牵出了一丝无奈的苦笑。

虽然他一时还摸不清来者三人的真实企图，但却可以猜知，一定是冲着自己而来，是无可疑。

翻了个身子，他发出了一阵咳声，下意识的希冀着告诉对方，自己并没有真的睡着。

也许是他所显示的形象过于“弱”了，非但不足以吓阻对方，反倒给了对方“有恃无恐”的暗示。

一阵疾风，夹带着来人长衣破空的“噗噜噜”声息——紧接着另一条人影跟踪而起，夕阳残照里，有如剪空而临的一双燕子，不过是交睫的当儿，双双已到了眼前。

一高一矮，两个截然不同的体型，却显示着两张完全相似、冷漠无情的脸。

也就在这一霎间，谈伦睁开了眼睛——“一代名剑”毕竟有其不同一般之慑人心魄的威仪，猝开的目光有如寒星二点。

两个人原打算一鼓作气，迅雷不及掩耳地干下一手漂亮“绝活儿”，为此竟有了耽搁，在谈伦猝开的眼神里，禁不住为之一怔，双双向后退了一步。

——一式的穿着打扮。

灰布长衣内罩月白色茧绸紧身衣靠，脚下是“福”字薄底云履，十足的“练家子”形象，却不着江湖人物那种气息。

这就令人费解了。

“姓谈的，你认了命吧！横竖总是一死，却要好朋友费手碍事，太不够意思了！”

说话的是高个头儿，沉重的湖北口音，还是个“左嗓门”，听起来真叫刺耳。

像是早就商量好了，话声未歇，身侧的矮个头儿，已自点足而上——十足的一个虎扑势，随着他疾快的进身式子，一双“手插子”交织出刺目寒光，直向着谈伦身上招呼下来。

一片衣影，起自谈伦扬起的左臂，恰似展开的扇面，巧妙地避开了一双刀锋，却于两刃之间，电也似地切了进去——

大蓬血光，随即在矮个头儿满生虬髯的脸上炸了开来，“劈啪”声中，随着“扇面儿”般的长衣展势里，矮个头儿足足摔出了七尺开外，一交倒地，可就再也爬不起来。

长衣一击即收，忽悠悠蛇也似地缠在他的左腕上——姓谈

的这会子看起来，可是睡意全消，白皙的脸上，由于猝然运功，泛起了一片红潮。

禁不住他又咳嗽了。

大片的血，咕嘟嘟由矮个头几乎裂成两半的脑门里冒出来，红的是“血”，白的是“脑”，空气里渲染着阵阵血腥气味，久久不散！

武林里早有“抡衣成杵”、“飞衣为刃”之一说，似乎也只有极少数几个内功达到顶尖儿程度的人才有此能耐，但也只是传说而已，见者不多。

对于现场那个高个头儿来说，今天他可真是开了眼啦，目睹之下，一张吊客脸，顿时变得雪也似白，拧着黄焦焦的一双眉毛，只是看着对方发起愣来。

谈伦似乎仍然保持着原来的坐姿，这一手“飞衣为刃”施展得可是太快了、太妙了，到底是怎么出的手，简直不容回忆，一出一收，恰如野云振飞，去留无迹。

高个头儿惊魂甫定，由于一上来架式拉开了，这会子再想装蒜，可是不大对劲儿，再说他是“身不由己”，这可是“耗子舔猫鼻梁骨儿”——自己“作死”了。

“好……你敢下毒手……”

一弯腰的当儿，手上可已多了件家伙，“唰啦啦”抖开来，银光闪烁里，足足有七八尺长短——蛇骨索子枪！

一连向斜刺里荡了两步，高个头“哗啦”收回了枪身，右手紧攥着索子枪的蛇形枪头，那一对三角眼，极其凌厉地瞪向对方，真像是要把对方生吞进肚里模样。

谈伦倒是不再咳了。

原想说几句话，交代清楚了，再动手也不迟，偏偏对方连说句话的时间都不给他，这倒也省了事。

冷飕飕地刮过来一阵子风，空中飘下来几片黄叶。

认准了这股子劲道，高个头身子向前一个猛扑，右掌抖处，索子枪“唏哩”电掣而出，枪尖上爆射出银星一点，直取向对方咽喉。

谈伦恁地好涵养，身子纹丝不动。

高个头不住心里发毛，这一枪原是个虚招，所谓的“引子”，目的在掩饰下一手的杀着，一见对方如此气势，自个儿先自沉不住气，不容招式用老，紧接着往回里一收，就势旋风般往地上打了个疾滚，向前急切进去。

这一手滚身进招，有个名堂，叫“醉打乾坤”，高个头琢磨了半天才得此招，蛇形枪抡起了一片银光，没头盖脸，直向着对方身上招呼下来。

谈伦发出了一声叹息——

大片耀眼银光里，他偏偏不慌不忙，右手举处，三指轻束，分花拂柳般地轻巧，已拿住了对方落下的第七节索子枪身。

一拿一捏，恰到好处。

高个头那般疾猛的枪势被对方这么轻巧的一拿，顿时惨然垂落，劲道尽失，其势宛若为人拿住了“七寸”的长蛇，谈伦的出手，堪称高明之至了。

高个头大惊之下，再想夺回手里的枪，哪里还来得及？眼看着谈伦左手挥处，缠在臂腕上的那一袭长衣，怪蛇也似地直飞眼前。

一股凌人的劲风，直袭向高个头面门，不容他再生别念，只觉得喉头一紧，已被对方紧紧勒住了咽喉。

一阵要命的窒息，随着谈伦扬起的手势，高个头整个身子直直地飞起了丈许高下，头下脚上，噗地撞在石墩子上，顿时一命呜呼。

两个人，两条命，不过是瞬息之间，即行解决。

身后轻轻地响起了一阵风声——衣袂破空的猎猎声。

紧接着瓦面微鸣，一条人影，霍地拔空直起，狸猫似的扑向北院耸立的一棵大树。

树帽子微有颤动，这个人已自长烟一缕般地腾身而起，直向墙外掠出，夕阳残照里，显露着此人脑后的一簇白发，随即无踪。

显然，这人的身手要较诸死者二人高明多了。

什么人这般暗里追踪着自己？

什么人又这般处心积虑非要置自己于死地不可？

这倒是令人费解的问题！只是谈伦却有自信，这个谜团即将解开了。

马家客栈双尸命案事，立刻宣扬开来。

对于这家客栈，甚至于整个地面上来说，都称得上是惊天动地之事，妙在官人不请自来，抬尸、结案，一切像是早在意料之中，官人不与闻问，倒省了许多麻烦，一件人命关天的大事，即行草草结束，消案于无形之间。

这其中焉能没有许多打点？

无论如何，谈伦却不欲在此多有逗留，第二天他起了个早，买棹西下，直发灿烂的“澜沧江”水之上。

经过昨日的出手一战，谈伦病势加剧，现在看起来似乎更形衰弱了。

东方日出不久，一轮朝阳，把眼前江面照射得霞光万道，亮若灿银，蒸腾着的江面薄雾里，不时涌过来如花水浪，银鳞乍翻，偶听鱼儿的泼刺声。

谈伦无疑是重病之躯，倚身船舷，话也懒得多说一句——一侧的爱马“枣骝红”，也像是着了寒气，不时的打着响鼻喷噜。

船身不大，却足能容得下一人一马。

江水湍急，舟行如箭，转眼间已是百十丈外。眼前来到了两岸悬崖的夹缝直流境地，前瞻江水，一泻如箭，亮若匹练，风乍起，洋溢起银星万点，景致如画，惹人遐思。

谈伦又自在咳嗽了，颈项间的藕色红巾，随风轻飘，时令入秋，早晚寒气袭人，他仍然只穿着一袭绸质单衣，看上去却是过于单薄了。

拴上了舵，系稳了帆。操船的年老夫子，由身上抽出了旱烟袋杆子，点火抽烟。

“这位客官，我看你一直咳嗽不停，病得不轻咧！”

喷出了一口烟，他打量着谈伦，又道：“这里早晚凉，别是受了寒，可要早点医，要是转成了肺病可就不得了！”

谈伦点点头，算是答谢了他的一番好意。

“客人你老贵姓？”

“谈——谈话的谈！”

谈伦的眼睛，一瞬也不瞬的向对方注视着。

操船老者想不到对方答的如此干脆，微微怔了一怔，随即吱吱有声地吸起烟来。

谈伦的眼睛仍然盯着他。

四只眼睛不经意的对在了一块，发出了一种难以形容的震撼。

这种感触，极其微妙。

对于操舟老者来说，一切的虚情假意，诡计做作，简直遗于一瞬，失算于对方一瞥之间。

光棍眼里揉不进沙子——就是这句话了。

此时此刻，如果再多说半句话也属多余。

像是一阵猝起的狂风，操舟老者蓦地拔起了身子，一起即落，怒鹰搏兔般，直向着谈伦身上落了下来。

他既老鹰，谈伦可也不屑为兔。

闪晃进退之间，操舟老者已自走了空招，“克喳”！猝响声中，一双鸟爪般的怪手，已自深深拍入舱板之内。

这老头儿端的好身手，一招失手，不容招式用老了，随着拧转的身势，却把一双腿脚，直向着谈伦力扫过去。

“呼——”带出了大股凌人疾风。

一扑一剪，顿见高明。

猝惊于老者的凌厉身手，谈伦却也不顾身弱，他存心要给对方一些颜色——双掌同舒，真力内聚，噗噗两声，同时拿住了对方一双足踝。

一拿一捏，力道何止千钧！

克克脆响声中，一双足骨，顿时为之片碎。

老头儿唷了一声，硬是不服输，将起未落的当儿，分出一只鸟爪般的怪手，便向谈伦脸上抓来，可惜力道不继，方自递出一半，已被后者抖手摔出。

“碰”！一头撞在舱板上，整个船身都为之大大震动起来。

谈伦自不会便宜放过他，脚下轻点，极其轻灵的已抄身而前。

老头儿大惊之下，再想抽身，哪里还来得及？随着谈伦递出的右掌，直叩前心，一掌击个正中，前者身形后仰。“噗”！喷出了尺许来高的一口鲜血，就势一个翻身，滚落江心。

谈伦微吃一惊，想阻止其势已似不及，身飞处点足江面，一落即起，却只抓下了对方头上那一顶破旧的毡帽，在对方快速下沉的一霎，犹可见醒目的一簇白发。

至此来犯的三个人都死了，可谓之全军覆没。

他们当然不是真正的“点子”，只是被人运用的三颗棋子而已。

那么，真正下棋的人又是谁？

无论如何，谈伦暂时是难能得到这个答案了。

第二章 冷月孤蕊剑星寒

苍白的天。

苍白的脸。

当他仰视上天，发出叹息时，形象之凄凉，一如秋日黄叶，涵盖着多少“无可奈何”……

寄问苍天，我生何如？似乎每个人的命运都欠缺点什么！任你苦苦追求，最终仍缺圆满。

这就是“命”！

这就是“人生”！

宝剑如雪，快马如龙，他却已失去了昔日那般豪气；更何況眼前重病之身，又待如何？

耳边响着淙淙流水声。

马在饮水。

他仿佛听见爱马饮水时间歇地打着噗噜，不时地跑着蹄子的那种声音。

这些声音其实对他是再熟悉也不过，这一霎听起来却是那么的凄凉、单调，当中混杂着“死亡”的意味。

几只山蚊也来凑趣，不时地在他脸前绕飞着，时而低袭，作怪鸟俯冲，对“人”的嘲弄与不屑，可谓至极矣！

谈伦支撑着坐正了身子，只觉得全身像是虚脱了，一些儿